

前 言

在學術史上，王應麟是南宋後期一位重要的很值得研究的博學通儒，其學術對當時和後世影響巨大，深得清代乾嘉學人的推崇，梁啟超稱王應麟“為清代考證學先導”之斷語可謂中肯。

王應麟，字伯厚，號厚齋、深寧老人，世居浚儀（今河南開封），後遷居慶元府鄞縣（今浙江寧波），是宋末著名學者。

宋寧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年七月，王應麟生。紹定四年（1231），九歲，通六經。嘉熙二年（1238），十六歲，從鄉先生吳參倚學。嘉熙四年，十八歲，試國子監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，十九歲，登進士第，假館閣書讀之。父通判婺州，侍親在婺，從王塾受學，得呂祖謙、真德秀之傳。後調西安主簿，差監平江百萬東倉。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，主管帳司。丁父憂，服除，調揚州教授。

寶祐四年（1256），三十四歲，二月，以從事郎、新揚州教授試博學宏詞科，中選，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。五月，帝御集英殿策士，召應麟覆考。遷主管三省、樞密院架閣文字。寶祐六年，遷太常寺主簿，以言邊事得罪權相丁大全，外補通判台州。召為太常博士，擢祕書郎，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。

景定五年（1264），四十二歲，遷著作佐郎。十月，度宗即位，攝禮部郎官，兼崇政殿說書。咸淳元年（1265），四十三歲，遷著作郎，守軍器少監，權直學士院。咸淳三年，四十五歲，遷將作監，兼侍立修注官，遷秘書少監，兼侍講，遷起居舍人，兼權中書舍人。咸淳五年，四十七歲，以祕閣

修撰主管建康崇禧觀。次年，以朝奉大夫、秘閣修撰起知徽州。咸淳七年，四十九歲，召為祕書監，權中書舍人，力辭，不許，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兼侍講，遷起居郎。次年，兼權吏部侍郎，丁母憂。恭帝德祐元年（1275），五十三歲，授中書舍人，兼直學士院。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兼侍讀。遷禮部侍郎，兼中書舍人。尋轉尚書，兼給事中。以疏論丞相留夢炎之非不報而引歸，遣中使以翰林學士召，辭不赴。

德祐二年，宋恭帝出降元，宋亡。自此杜門不出，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辯，撰輯著述。元成宗元貞二年（1296），七十四歲，六月，卒。

（元）袁桷《延祐四明志》卷四、《宋史》卷四三八有傳，此外錢大昕、張大昌、陳僅等著有王應麟年譜，亦可資參考。

從其生平可見，王應麟一生嗜學，年輕時即得借閱館閣之書，其後又久歷館閣，得以博覽群書。宋亡後，長達二十年閉門不仕，精研著書。此外，王應麟治學還博採衆長。黃宗羲在《宋元學案》中說：“四明之學多陸氏，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，而深寧紹其家訓，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，從樓迂齋以接呂氏，又嘗與湯東澗游，東澗亦兼治朱、呂、陸之學者也，和齊斟酌，不名一師。”即王氏之學得以師承朱熹、呂祖謙、陸九淵三大派。這些條件，為從事寫作和編撰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。據文獻記載，王應麟共撰有《易考》、《周易鄭康成注》、《詩辯》、《詩草木鳥獸蟲魚廣》、《詩考》、《詩地理考》、《尚書草木鳥獸譜》、《春秋三傳會考》、《論語考異》、《孟子考異》、《蒙訓》、《小學紺珠》、《詞學指南》、《詞學題苑》、《筆海》、《小學韻詠》、《姓氏急就篇》、《補注急就篇》、《六經天文編》、《漢藝文志考證》、《通鑑地理考》、《通鑑地理通釋》、《漢制考》、《集解踐阼篇》、《補注王會篇》、《困學紀聞》、《深寧集》、《玉堂類藁》、《掖垣類藁》、《玉海》、《通鑑答問》、《論語鄭康成注》、《三字經》等三十三種著述。現存者為《周易鄭康成注》、《詩考》、《詩地理考》、《小學紺珠》、《姓氏急就篇》、《補注急就篇》、《六經天文編》、《漢藝文志考證》、《通鑑地理通釋》、《漢制考》、《集解踐阼篇》、《補注王會篇》、《困學紀聞》、《玉海》、《通鑑答問》、《論語鄭康成注》、《三字經》等十八種，另有明人所輯王應麟文章而成之《四明文獻集》一種。其中，宋翔鳳以為《論語鄭康成注》系惠棟所輯而假托王應麟；《三字經》學界一般認為是王應麟之作，近來李良品、李健明認為是區適子所著。

就現存王應麟著述來看，《周易鄭康成注》、《詩考》、《小學紺珠》、《姓氏急就篇》、《六經天文編》、《玉海》、《補注急就篇》、《集解踐阼篇》、《補注王會篇》系輯佚或資料類編等文獻整理性撰著，《詞學指南》可看作指導應

試的參考書，《詩地理考》、《漢藝文志考證》、《通鑑地理通釋》、《漢制考》、《困學紀聞》、《通鑑答問》則顯系王應麟耗費心血的學術性著述。在王應麟的六部學術性著述中，《詩地理考》、《通鑑地理通釋》為典型的地理學著作，占其三分之一。此外，《困學紀聞》卷一〇有“地理”一類，《玉海》一書中也輯錄有大量地理資料。王應麟對輿地之學之重視及其成就由此可窺一斑。

二

在王應麟構建的龐大的學術大廈中，輿地之學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且成績顯著。

在類書著述中，王應麟的《玉海》尤其為人所稱道。四庫館臣云：“所引自經、史、子、集、百家傳記無不賅具，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《實錄》、《國史》、《日曆》，尤多後來史志所未詳，其貫串奧博，唐、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。”《玉海》繼承了唐代類書收錄地理資料的傳統并加以發揚光大，地理門自卷一四起而止於卷二五，凡十二卷，較之唐代類書篇幅有較大增加。地理門下又分地理圖、地理書、異域圖書、京輔、郡國、州鎮、山川、戶口、縣、河渠、陂塘堰湖、隄埭、泉井、道涂、關塞、標界、議邊等十七個子目，較之唐代類書之收載更為廣泛。此外，在“朝貢”、“宮室”、“食貨”、“兵捷”諸門中也輯錄有大量的地理資料。許多已經失傳的山經地志、地理名物實因《玉海》始得以保存，從而為今天的學術研究人員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，在地理文獻流傳和整理方面做出了一定貢獻。

《詩地理考》是王應麟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，“凡涉於詩中地名者，薈萃成編”。就現存文獻及其記載來看，《詩地理考》是第一部系統研究《詩經》地理學的專書，王應麟在書中較早提出并身體力行地考察了地理環境與風俗習慣、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，對於《詩經》文獻的解讀另闢蹊徑。王氏此舉深得後世學者所重視和效法，“詩地理學”在清代興盛一時。因此，完全有理由說王應麟是“詩地理學”的奠基人和開創者。

而《通鑑地理考》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在宋代已經較多的“通鑑學”研究著述中，突破了以考訂或評介《資治通鑑》史實為內容的研究局限，從地理學、地名學的角度審視《資治通鑑》，使“通鑑學”的研究領域進一步得到擴展，也標志著“通鑑地理學”的形成。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對於地理名物

的闡釋遠遠超出了《資治通鑑》自身，並且尤其關注對軍事形勢的探討，其編撰體例及學術着眼點、研究方法深刻影響了以胡三省和顧祖禹、閻若璩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，影響不可謂不深遠。

正是基於以上原因，在探討我國古代地理學史，評介我國古代地理學家時，王應麟及其地理學成就也就較為受人關注了，在譚其驤院士主編的《中國古代地理學家評傳》中還為其設有專章。

三

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全書十四卷，其跋云：“閒居觀《通鑑》，將箋釋其地名，舉綱提要，首以州域，次以都邑，推表山川，參以樂毅、王樸之崇論宏議，稽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通典》所叙歷代形勢，以為興替成敗之鑒。”四庫館臣云：“是書以《通鑑》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，而險要阨塞所在，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鑒，因各為條例，釐訂成編”，“其中徵引浩博，考核明確，而叙列朝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，於史學最為有功”。

王應麟考史之法影響較大，受其通鑑學思想之影響，弟子胡三省有《資治通鑑音注》，而王氏之學還深得清儒贊賞，清代著名學者如顧炎武、錢大昕等，對王應麟考史的方法，紛有贊譽之詞，甚至長於地理考據的閻若璩，對王應麟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中精到之處亦不吝溢美。

《尚書·禹貢》：“夾右碣石，入於河”，“太行恆山，至於碣石，入於海”。對於碣石之地望，歷代注家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。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卷五《河北道·碣石》：

在平州石城縣西南，漢右北平郡驪城縣，《通典》：“在平州盧龍縣南二十餘里。”《郡縣志》：“盧龍縣南二十三里。”碣然而立於海旁。《水經注》：“驪城枕海，有石如甬道數十里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，其山昔在河口海濱，歷世既久，為水所漸，淪入於海，去岸五百餘里。”秦築長城，起所自碣石，在今高麗界，與此碣石異。《禹貢》：“夾右碣石，入於河。”《山海經》：“碣石之山，繩水出焉。”《注水經》曰：“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，秦皇刻碣石門，登之以望巨海。”漢武帝東巡海上，至碣石。《通典》：“碣石山，在漢樂浪郡遼城縣，長城起於此山。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，遺趾猶存。”右碣石，即河赴海處，在平州，高麗中為左碣石。

意猶未盡，在卷一〇《燕·碣石》進一步加以詳細考述：

《地理志》：“大碣石山，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。”《通典》：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，《正義》：“燕東南。”碣然而立在海旁。《晉太康地志》：“秦築長城，所起自碣石，在今高麗界，非此碣石也。”《括地志》：“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。”《史記》：“驪衍如燕，昭王築碣石宮，身親往師之。”《正義》云：“碣石宮，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。《通典》：碣石山，在瀛樂浪郡遂城縣，長城起於此，長城東截遼水西入高麗，遺址猶存。《禹貢》右碣石在平州南二十餘里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。《水經》：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。《注》云：“大禹鑿其石，右夾而納河。秦皇、漢武皆登之，海水西侵而苞其山，故言水中。”《山海經》：“碣石之山，繩水出焉，東流，注於河。”文顧曰：“在遼西參縣，今屬臨渝，始皇三十二年封碣石門，武帝元封元年至碣石。”《輿地廣記》：“在平州石城縣故驪城。”今按：碣石在海旁，瀕門有鹽澤，故云“碣石，瀕門之鹽”。鄭道元言：驪城“枕海，有石如甬道數十里，當山頂有大石，如柱形”。其山昔在河口海濱，歷世既久，為水所漸，淪入於海，已去岸五百餘里矣。

王應麟的碣石考深得閻若璩的贊賞，閻氏在《潛邱笥記》卷二中道：“其說可謂精矣！”杭世駿《（通鑑地理通釋）跋》云：“《通釋》一書，七國之際貫串《國策》、《史記》諸史家，尤有法。魏、吳、蜀之險塞，六朝南北之重鎮，分析皆若指掌。”

《通鑑地理通釋》雖冠“通鑑”之名，實則泛考古今地理，依次為歷代州域總叙、歷代都邑考、十道山川考、周形勢考、名臣議論考、七國形勢考、三國形勢考、晉宋齊梁陳形勢考、河南四鎮考、東西魏周齊相攻地名考、唐三州七閩十一州考、石晉十六州考，敘述歷代疆域政區沿革及攻防形勢，該書編撰體例對後世影響亦較為大。顧祖禹云：“王厚齋《玉海》一書中所稱引類多精確，而《通釋》一種，為功於《通鑑》甚巨，胡身之從而益暢其說，搜剔幾無餘蘊，余尤所服膺，故採輯尤備。”其《讀史方輿紀要》體例上參考了《通鑑地理通釋》，內容上也多有採輯。王應麟著此書目的“以為興替成敗之鑒”，故於諸朝攻防形勢，闕防要地致意再三，詳加考訂，并注意探討其成敗原因，其歷史軍事地理研究之成績亦不容小覷。杭世駿稱自己讀史時“於形勢割據問多所未諳，一以凌儀王氏為的”。因此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地理學經典著作。就現存文獻來看，本書開創了系統論述歷代疆域政區沿革和歷史軍事地理研究之先河，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上亦佔有一定地位。

此外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引用資料極其豐富，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。其所引文獻部分今已失傳，或已經難明其所由來。如卷一三“安蜀城”條引倪氏語：“桓溫經理中原，先平李勢；劉裕削平燕、秦，先取譙縱。故蜀於

天下，形勢最重。孫氏以蜀先亡也，王濬順流而下而吳亡；陳以蜀先為隋有也，楊素順流而下而陳亡。本朝先平孟昶，然後南唐不能以自立，故蜀於東南形勢尤重。”其論頗有道理，宋人長於議論與此可窺一斑，其論實賴王應麟本書之徵引才得以流傳至今。而本書所引林氏、劉氏、葉氏等等諸儒之語，類多精當，此種引文在學術史上亦有一定價值，而我們今天只能從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中方得以略睹諸儒風采，是故吉光片羽，彌足珍貴。

再者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所載本朝之事，是以熟知當朝典故制度或多親身參與當朝大事之人記載當代之事，資料可信度大，其所記載或可補正史之不足，或可校現存文獻之真偽，或可證輯佚文獻之當否。如卷二“鹽官”條云：“今以紹興末年考之，兩浙有場四十二，淮東有場二十，視古益密矣。”徐松《宋會要輯稿·食貨》二三之一三~一六《鹽額》：紹興三十二年，浙西路秀州有華亭買納場，青墩、下砂、袁部、浦東催煎場，海鹽買納場，海鹽腰、鮑郎催煎場，廣陳（買）納場及管下蘆溼催煎場；平江府有江灣買納場，江灣、南隄催煎場，黃姚買納場；臨安府有仁和、鹽官買納場，上管、蜀山、嚴門、下管、南路袁花黃灣新興催煎場，西興買納場，錢塘、西興催煎場。浙東路紹興府有曹娥、石堰、錢清、三江買納場；明州有昌國、岱山、鳴鶴、玉泉、清泉、太嵩買納場；台州有黃巖買納場，杜濱、長寧場，溫州有永嘉、雙穗、長林、天富南監、天富北監買納場。是兩浙鹽場共計四十二。又紹興三十二年，淮東路通州有在城買納場，西亭豐利石港興利永興、金沙、餘慶催煎場，海門買納場及管下呂四港催煎場；泰州有海安買納場，角針煎（催）煎場，拼樑、虎墩古窩催煎場，如皋買納場，掘港、豐利、馬塘催煎場，西溪買納場，丁溪劉莊、梁家縣埭何家埭小陶催煎場；楚州有鹽城買納場，五祐、新興催煎場。是淮東鹽場共計二十。從一個側面可知，徐松所輯《宋會要》是較為可靠的宋代文獻。

最後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所引唐、宋諸家著述，如《元和郡縣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輿地廣記》等，今多殘損不全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之引文可補其缺。如卷二“鹽官”條引《元和郡縣志》云：“楚州鹽城縣，本漢鹽濱縣，州長百六十里，在海中洲上，有鹽亭百二十三所，每歲煮鹽四十五萬石。”可補今《元和郡縣志》淮南道部分之缺。是故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也具有一定的輯佚價值。

四

《通鑑地理通釋》成書後，版刻較多，而諸家所刻多祖《玉海》慶元路儒學刻本附刻本，該本元順帝至元三年由慶元路郡學鐫刻，至元六年竣工，是為最早刻本。至正十二年，應麟之孫王厚重加刊刻，是為慶元路阿股圖墅堂刻本，世稱初刻善本。

元版至明正德年間已有漫漶，補刻者間有墨塊，已不完善，而舊版猶得十之七八。嘉靖時又有修補。至萬曆年間，趙用賢再加修補，採用較多版本加以校勘，由於校勘較精，故雖只得元版之半，仍為士林稱道。康熙丁卯，得李振裕之修補。乾隆戊午，熊本復補刊其缺，元刻舊版已名存實亡。乾隆乙丑，上元學宮失火，元刻舊版終付之一炬，灰飛燭滅。

是後不久，康基田加以重刻，所用之本即萬曆刻本，嘉慶十一年完成。光緒九年，浙江書局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，校以元、明舊刻，再加刊刻，是為浙江書局本。

而元、明、清及近代諸家刻印本皆為以上幾類刻本之衍生本。

近年，日本中文出版社以日本、中國臺灣所藏元、明六種善本相互配補刊印出版，號為“合璧本”，較為引人注目，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。

五

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儘管擁有較高的學術和參考資料價值，但是書仍然存在不少問題。首先是傳抄中錯訛脫落較多，而王應麟自身考訂史地部分方面亦有值得商榷之處。再則，全祖望稱王應麟之書：“援引書籍奧博，難以猝得其來歷。”這個案語放在《通鑑地理通釋》上也是較為允當的，本書在引用文獻資料時多作“某氏曰”而極少標明所引作者及其書名，行文時過於簡略，又多用典故，導致本書在使用時難度較高，對於一般文史愛好者尤其如此。作為研讀《資治通鑑》和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重要文獻之一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至今沒有點校整理本問世，以上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《通鑑

地理通釋》價值的充分體現。

在已有衆多刻印本中，浙江書局本是清光緒刻本，所出較晚，爲精校本，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好刻本。日本中文出版社“合璧本”雖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，但未經精校，只以諸本互補，《通鑑地理通釋》原書已有問題基本未加解決。故本次校注整理以經過精校的浙江書局本爲底本，校以元至元三年慶元路儒學刻本、合璧本、津逮秘書本、學津討源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爬梳相關文獻，旁徵群書，補其脫漏，正其訛謬，力求把該書所引資料來源梳理清晰，對於一些引用過於簡略之處則加以補充，一些專有名詞及由於用典而不易理解之處則加以注釋，力求爲相關研究者和文史愛好者提供一個較好的校注整理本。由於整理者自身能力及水平所限，錯誤在所難免，希望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。

在整理本書過程中，四川大學出版社的莊劍老師、王會豪先生在策劃選題和編輯本書的過程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，家人、師友及同事馬小萍、郭聲波、李勇先、李耀偉、付天星、王海兵、馬強、楊小召、苗書梅、孔學、馬玉臣、張明華、任瑞興、白冰等在資料上和具體工作上、精神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鼓勵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整理者

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

自序

太極肇分，天先成而地後定。天依形，地附氣；地囿於天者也，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。何為其難也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，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，是故圖以經之，書以緯之，仰觀俯察，其用一也。

《虞書·九共》，先儒以為《九丘》，其篇軼焉。傳於今者，《禹貢》、《職方》而止耳。若《山海經》、《周書·王會》、《爾雅》之《釋地》、管氏之《地員》、《呂覽》之《有始》、《鴻烈》之《墜形》，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。然諸儒之傳注異，歷代之區寓殊。禹之九河，班《志》僅得其三；商之八遷，孔《疏》未聞其四。漢水東西之分，積石大小之辨，荆山之於荆、豫，梁岐之於冀、雍。潛在荆者未見，蔡在圻內者未詳。三江、九江、五邦、三亳。則書之說異焉。還之為營，禰之為坭；以著為齊地，以韓城為涿郡；自土之為自杜，倭遲之為鬱夷，鄆虞之為梁鄆，二南之為南郡、南陽。則《詩》之說異焉。揚紆在冀，而《爾雅》以為秦；盧水在濟北，而康成讀為雷。漳水之為潞，吳山之為嶽。五湖混於具區，潁湛列於荆漫。此《職方》之疑也。豫章在江南，而江北之地未知；中牟在河南，而河北之地難考。許田，魯地，而非近許；鄆，鄭邑，而非鄆陵。穀、小穀之有別，父城、城父之不同。此《春秋》之疑也。二地而一名者：若王城、葵丘、酒泉、貝丘、鍾離之類。一地而二名者：若白羽、夾谷、夷、垂葭、發陽之類。方城、細柳、丹水之有三；塗山、歷山、東陽、武城之有四。“瞻彼洛矣”，與東都之洛異；“導洛自熊耳”，與宜陽之熊耳殊。首陽、空桐、新城、石門、石城、丹陽、白沙、硤石之屬，其地非一。畢萬之魏，為河中之永樂，而以元城為大名，失矣；自盧振廩，為襄陽之中廩，而以合肥為廩國，失矣。潘岳賦《西征》，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；韓臯論《廣陵散》，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。韓文公，南陽人，在河內之修武，而誤曰鄧州；《史記》鄆閭，在漢中之長利，

而誤曰洵陽；杜子美詩三奇戍^①，在彭州之導江，而誤改曰三城。荀卿蘭陵，非常州也；孔明渡瀘，非瀘州也；公琰屯洛，非洛州也；公瑾赤壁，非黃也；元規南樓，非鄂也。郢都白雪，誤於鄂州；東海二疎，誤於海州。以塗山為會稽，以鬻桑為採桑，以大別為安豐，以東陵為廬江，以楚丘為成武，以街亭為南鄭。襲訛踵繆，不可殫紀。漢、沔一也，而或二之；吳、會二也，而或一之。江統誤鄆於沛郡；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；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，青衣於嘉州，南陵於宜州。注《文選》不知夷庚，注《本草》不知沙苑，博見彊志者猶或失之。舊蹟湮沒；如濟絕於榮，碣石淪於海，昆明鑿而鎬京為池，隋城立而漢都為苑。南北僑置；如青有太原，豫有廣陵，六合之為秦郡，項城之為秣陵，玉門之為會稽，潯陽在蕪而移柴桑^②，當塗在濠而寓姑孰。郡名非古；如雲之雲中，平之北平，薊之漁陽；縣名非古；如京兆之武功，豐州之九原，皆非秦、漢之舊。或若異而同，或似是而非，不可謂博識為玩物而不之考也。

余問居觀《通鑑》，將箋釋其地名，舉綱提要，首以州域，次以都邑，推表山川，參以樂毅、王樸之崇論宏議，稽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通典》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敗之鑒。大《易》設險守國，《春秋》書下陽、彭城、虎牢之義也。河湟復而唐衰，燕代割而遼熾，述其事終焉。若昔對白題、羊腸、帝丘、內黃、問松亭、柳河者，以該洽見稱，今豈無其人乎？孤陋寡聞，未免闕誤，以俟博雅君子。山河不改，陵谷婁遷，亦以發擅古之一慨云。

上章執徐歲橘壯之月，子王子書《通釋》後^③。

① 戍：津逮祕書本作“成”，誤。

② 蕪：至元刻本作“尋”，誤。

③ 子王子書《通釋》後：影印庫本做“應麟自序”。

目 錄

前 言	(1)
自 序	(1)
卷 一	(1)
歷代州域總敘 上	(1)
卷 二	(37)
歷代州域總敘 中	(37)
卷 三	(69)
歷代州域總敘 下	(69)
卷 四	(115)
歷代郡邑 考	(115)
卷 五	(153)
十道山川 考	(153)
卷 六	(197)
周形勢 考	(197)
卷 七	(219)
名臣議論 考	(219)
卷 八	(255)
七國形勢考 上	(255)
卷 九	(285)
七國形勢考 中	(285)

卷十	(321)
七國形勢考 下	(321)
卷十一	(353)
三國形勢考 上	(353)
卷十二	(387)
三國形勢考 下	(387)
卷十三	(421)
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形勢考	(421)
卷十四	(453)
河南四鎮考	(453)
石晉十六州考	(482)
周顯德六年取瀛、莫、定三關	(484)
參考文獻	(485)

卷一

歷代州域總敘 上

神農九州

《春秋命曆序》云^①：“人皇氏分九州^②，神農始立地形，甄度四海，東西九十萬里，南北八十一萬里。”《周禮疏》云^③：“自神農已上有大九州^④、柱州、迎州、神州之等，至黃帝以來，德不及遠，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。”鄭衍云：“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^⑤。”“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，有裨海環之。”“一區中為一州，

① 《春秋命曆序》：撰人及卷次不詳，《太平御覽歷代史圖書編目》（以下簡稱《御覽編目》）外不見收錄，據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〇“《詩·生民疏》‘緝模之書及《春秋命曆序》立五帝傳世之事，為毛說者皆所不言，鄭信讎緯，以《命曆序》云少昊傳八世，顓頊傳九世，帝嚳傳十世’”，當為東漢讎緯之書，至王應麟已為轉引，疑北宋中期後即已不傳，明代有孫穀《古微書》卷一輯本一卷，清代復有黃奭、馬國翰、喬松年、顧觀光、王仁俊等數種輯本。

② 分九州：《文選》卷一一《魯靈光殿賦》之“五龍比翼，人皇九頭”條李善注云：《春秋命曆序》“又曰人皇九頭，提羽蓋，乘雲車，出陽谷，分九河”，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七八“湯奇益車”條所引亦作“分九河”，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云：《春秋命曆序》曰“人皇氏，九頭，萬六羽，乘雲車，出谷口，分九州”。

③ 《周禮疏》：唐賈公彥撰。參看《十三經注疏》之《周禮注疏》。

④ 大九州：即下文鄭衍所言赤縣神州外之九州及《淮南子》九州。

⑤ 禹之序九州：即《尚書·禹貢》九州。“冀州既載”，顏師古曰“兩河間曰冀州”；“滌、河惟兗州”，顏師古曰“滌，本濟水之字，從水聲，言此州東南據濟水，西北距河”；“海、岱惟青州”，師古曰“東北據海，西南距岱，岱即泰山也”；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”，師古曰“東至海，北至岱，南及淮”；“淮海惟揚州”，師古曰“北據淮，南距海”；“荆及衡陽惟荊州”，師古曰“北據荆山，南及衡山之陽也”；“荊、河惟豫州”，師古曰“西南至荆山，北距河水”；“華陽、黑水惟梁州”，師古曰“東據華山之南，西距黑水”；“黑水、西河惟雍州”，師古曰“西據黑水，東距西河。西河，即龍門之河也，在冀州西，故曰西河”，又《爾雅·釋地》“兩河間曰冀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東河至西河”；“河南曰豫州”，郭璞曰“南河至漢”；“河西曰豳州”，郭璞曰“自西河至黑水”；“漢南曰荊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漢南至衡山之陽”；“江南曰揚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江南至海”；“濟、河間曰兗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河東至濟”；“濟東曰徐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濟東至海”；“燕曰幽州”，郭璞曰“自易水至北狄”；“齊曰營州”，郭璞曰“自岱東至海，此蓋設制”。又《周禮·職方氏》東南曰揚州，正南曰荊州，河南曰豫州，正東曰青州，河東曰兗州，正西曰雍州，東北曰幽州，河內曰冀州，正北曰并州。

如此者九，有大瀛海環其外^①。”《淮南·墜形訓》云：天地之間九州，“東南神州曰農土，正南次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兗州曰并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臺州曰肥土，正北濟州曰成土，東北薄州曰隱土，正東陽州曰申土^②。”《帝王世紀》云^③：“諸子稱神農王天下，地東西九十萬里，南北八十五萬里。”

① 有關鄭衍的這段引文，詳見《史記》卷七四：“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為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神海環之，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區中者，乃為一州，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”

② 此段引文詳見《淮南鴻烈解》卷四。此九州之說，《後漢書》卷八九唐李賢注云：“《河圖》曰天有九部八紀，地有九州八柱，東南神州曰農土，正南印州曰深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兗州曰閔土，正中冀州曰白土，西北柱州曰肥土，北方玄州曰成土，東北咸州曰隱土，正東揚州曰信土，愉樂也，放遊也。”（唐）徐堅《初學記》卷八云：“《河圖括地象》曰天有九道，地有九州，天有九部八紀，地有九州八柱，崑崙之墟下洞含右赤縣之州，是為中，則東南曰神州，正南曰邈州（一曰次州），西南曰戎州，正西曰拾州，中央曰冀州，西北曰柱州（一作括州），正北曰玄州（亦曰官州，又曰齊州），東北曰咸州（一作薄州），正東曰陽州。”（明）顧起元《說略》卷二云：“鄭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，載於《史記》，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且土（且，音與農同），正南印州（《隋書》作邈）曰深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兗州（《隋書》作拾州）曰并土，正中冀州曰白土，西北柱州曰肥土，正北玄州（《隋書》作魯州）曰成土，東北咸州曰隱土（《尸子》作急土），正東陽州曰信土。其言本荒唐，漢人作《河圖括地象》全祖其說，兩作郊天，遂以其名人從祀之位。”

③ 《帝王世紀》；《隋書·藝文志》（以下簡稱《隋志》）作十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（以下簡稱《宋志》）作九卷。《玉海》卷四七：“晉正始初，安定皇甫謐撰，以《漢紀》殘缺，始博案經傳，旁觀百家，著《帝王世紀》并《年曆》，合十二篇，起太昊帝，迄漢獻帝。”同書同卷同條小注云“《中興書目》九卷，闕《周中》一卷”，是至宋已有殘缺，明清之際不傳，今有清張澍、宋翔鳳、錢保堂、顧觀光、黃寅、王仁俊等諸家輯本及一九六四年中華書局版徐宗元《帝王世紀輯存》。

愚謂《河圖》言“崑崙者^①，地之中”，釋氏言日月照四大洲^②，即鄭衍之說，此《莊子》所謂“存而不論”者也^③。

黃帝九州

《禹貢釋文》：《周公職錄》云“黃帝受命，風后受圖，割地布九州^④”。《漢·地理志》云：黃帝“旁行天下，方制萬里，畫埜分州，得百里之國萬區”。《晉·地理志》云^⑤：“黃帝令豎亥步，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

① 徐堅《初學記》卷五：“《河圖括地象》曰崑崙山為天柱，氣上通天。崑崙者，地之中也。地下有八柱，柱廣十萬里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，名曰大川，孔穴相通。”

《河圖》：《隋志》有《河圖》二十卷，《唐志》不載，《御覽綱目》共收錄有《率經河圖》、《河圖令占》、《河圖洛書》、《河圖括地象》、《龍魚河圖》、《河圖著命》、《河圖稽曜鈎》、《河圖真鈎》、《河圖錄運法》、《河圖秘征》、《河圖矩起》、《河圖挺輔佐》、《河圖帝通記》、《河圖玉版》、《河圖天靈》等十五種，宋後均不見流傳，此類書大抵皆涉及讖緯之類書，假託《周易》來源為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一類傳說而作。自南北朝大明中始禁圖讖，南陽帝時，力毀與圖讖相涉的書籍，違者至死，其學漸絕，秘府所藏，亦多散亡。《御覽綱目》所收雖當為秘府劫遺者，間或雜有唐及五代人繼作。有清黃奭、喬松年、殷元正、顧觀光等輯本。

崑崙：歷代聚訟紛紜。蔣廷錫《尚書地理今釋》：“崑崙山在今西番界，有三山，一名阿克坦齊齊，一名巴爾布哈，一名巴爾喀拉，總名帖爾坤，譯言崑崙也。在積石之西，河源所出。”即今青、新、藏交接處之昆侖山脈。《禹貢疏指》卷一〇：“崑崙，國名，蓋附近崑崙山者。傳記言崑崙凡四處。一在西北，《山海經》云崑崙墟在西北，河水出其東北隅，釋氏《西域記》謂之阿耨達山。《水經注》云按《山海經》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，又引《涼土異物志》曰崑崙之水分流東西，西入大海，東為河源。《禹紀》所云崑崙者是也。一在海外，《大荒經》云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濱有大山，名曰崑崙，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，此山與條支、大秦國相近。《禹本紀》云去崑崙高五萬里者是也。一在酒泉，《漢志》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，西有弱水。崑崙山祠。崔鴻《十六國春秋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岷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，周穆王見西王母，樂而忘歸，謂此山也，上有石室，王母堂，珠璣饌飾，煥若神宮。《禹貢》崑崙在臨羌之西，即此明矣。《括地志》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，今府州南西南崑崙山是也。一在吐蕃，《通典》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，西南河之所出。《唐書·吐蕃傳》云劉元鼎使還，言自涼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，直大羊同國，古所謂崑崙，虜曰岡摩黎山，東距長安五千里，河源其間是也。”

② 《唐》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七《日宮部》云：“日天身光出照於華，華有光明，復照宮殿，光明相接，出已照曜遍四大洲及諸世間。”同書同卷《月宮部》云：“夜月天子身分光明，照被青蒙，其蒙光明，照月宮殿，宮殿光照四大洲。”同書卷八：“《如新婆沙論》云此四天下人住四大洲，謂瞻部洲，毗提河洲，羅陀尼洲，拘虛洲。”

③ 《莊子》卷一：“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。”

④ 此段文字出自唐陸德明為之音義的《尚書注疏》卷五，則此處所謂《禹貢》之釋文當指《尚書音義》之文。

《周公職錄》：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二云：“南、唐《志》無此書，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太乙式占·周公城名錄》有此三句，夾南《通志·藝文略》‘《周公城名錄》，一卷’，城、職字相似，恐傳寫之誤也。”

黃帝九州，不得而詳，王應麟本書亦無明文，蓋僅得其提法，未得其實名。

⑤ 《晉·地理志》：即《晉書·地理志》，《淮南鴻烈》卷四云：“禹乃使大章步，自東極至於西極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。使豎亥步，自北極至於南極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。”《漢》高誘注曰：“大章，豎亥，善行人，皆禹臣也。”與《晉書·地理志》異。

八百八步。”《帝王世紀》云：“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^①，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，今吳越分野^②；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，今齊分野；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，今衛分野；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，今魯分野；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，今趙分野；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，今晉、魏分野；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，今秦分野；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，今周分野；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，今楚分野；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曰壽星之次，今韓分野；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，今宋分野；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，今燕分野。凡天有十二次，日月之所躔也；地有十二分，王侯之所國也。”

愚謂：《通典》云“國之分野，上配天象，始於周季”，《世紀》所云，蓋以星官之書自黃帝始也^③。

顓帝九州

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。

《帝王世紀》云：“顓帝所建，帝嚳受之。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，南暨交趾，西蹈流沙，東極蟠木，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^④。”《通典》亦謂顓帝置九州^⑤。葉氏云：“《祭法》‘共工氏之霸九州也^⑥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’，則九州之名舊矣。”幽陵，幽州。交趾，亦作交趾，係交州^⑦。流沙，在沙州西。蟠木，東夷度索山上有屈盤桃木^⑧。

① 星次：中國古代天文學以日月所會之處為次，凡十二次，其制傳說為黃帝所創。（宋）高承《事物紀原》卷一：“《帝王世紀》曰黃帝受命，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。劉昭《補漢志》亦曰黃帝定星次，即今《爾雅》所記十二次與二十八舍之度皆自黃帝創之也。”

② 分野：中國古代一種以十二星辰對應地上州或國的天文學說，相應位置在天上稱之為分星，地面稱之為分野。《周禮·春官》：“保章氏，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，以觀天下之遷，辨其吉凶，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觀妖祥。”鄭玄注云：“星土，星所主土也，封疆界也。”《史記·天官書》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則以配春秋、戰國時列國。

③ 星官：古代負責天文之官。《續漢書·天文志》：“軒轅始受《河圖圖苞授》，規日月星辰之象，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。”

④ 《大戴禮記》卷七：孔子稱顓頊“乘龍而至四海，北至於幽陵，南至於交趾，西濟於流沙，南至於蟠木，動靜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礪”。

⑤ 《通典》卷一七二：“九州之區域，在昔顓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，其制最大。（顓頊置九州，禹時洪水分絕，使禹理水，遺為九州）”

⑥ 《祭法》：即《禮記·祭法》。

⑦ 交趾：亦作交趾；係交州；至元刻本、津逮秘書本、影印庫本作“交趾，交州”。

⑧ 度索山：《史記》卷一裴駰《集解》引《山海經》云：“《海外經》曰東海中有山焉，名曰度索。上有大桃樹，屈蟠三千里。東北有門，名曰鬼門，萬鬼所羣也。天帝使神人守之，一名鬱壘，主閭領萬鬼，若害人之鬼，以葦索縛之，射以桃瓠，投虎食也。”

舜十二州

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、幽、并、營。

孔氏云^①：禹治水之後，舜分冀為幽、并，分青為營。馬氏云^②：“禹平水土，置九州，舜以冀州之北廣大，分置并州；燕、齊遼遠，分燕為幽，齊為營^③。”《漢·地理志》云：堯遭洪水，天下分絕為十二州。禹平水土，更制九州，列五服^④。與孔、馬之說異。

愚謂：《舜典》言肇十有二州，咨十有二牧，而後命禹平水土，當以《漢志》為正。鄭氏謂分衛為并，燕以北為幽，分齊為營^⑤。朱氏謂：“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，又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，又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，而冀

① 孔氏，即孔安國。

② 馬氏，即馬融。

③ 有周九州、十二州之辨，《通典》卷一七二杜佑議曰：堯使鯀理水，功不成，復使禹理之，又舉舜歷試禹，因理水，遂別九州。故《尚書》云：“東漸於海，西被流沙，朔南暨聲教，訖於四海，禹錫玄圭，告厥成功。”孔安國注云：“堯錫玄圭以明之。”又舜自登庸二十年，始居攝位，“肇十有二州”。《注》云“肇，始也。禹理水之後，舜始置十二州，分冀州為并州、幽州，分青州為營州。”其後八年，堯崩。舜咨四岳曰：“有能奮庸熙帝之載，使宅百揆，亮采惠疇。”命舉禹為司空。舜曰：“汝平水土，惟時懋哉。”《注》云：“四岳同辭曰禹理洪水，有成功，言可用。”故舜然其所舉，稱其前功以命之。懋，勉也。惟居是百揆，勉行之。則禹之讀本在堯代，舜未居攝以前也。而《史記》云：“堯崩後，舜以禹為司空，命平水土以闢九州。”又按：自鯀理水，績用不成，復至堯崩，凡二十八載，洪水為害，下民昏墊，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？《漢書》亦云：“堯遭洪水，天下分絕為十二州，禹理水，更制九州。”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，乃與《舜典》乖互不同。馬季長云：“禹平水土，置九州，舜以冀州之北廣大，分置并州，分燕置幽州，分齊為營州。”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，與孔注符矣。若稽其證據，乃子長、孟堅之誤矣。”

④ 五服，《尚書·禹貢》：“五百里甸服，百里賦納隍，二百里納糧，三百里納秸服，四百里粟，五百里米；五百里侯服，百里探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；五百里綏服，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；五百里要服，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，五百里荒服，三百里蠻，二百里流。”又《周禮·職方氏》：“乃辨九服之邦國，方千里曰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。”

⑤ 鄭氏，即鄭玄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卷二九“九州”條引鄭玄云：“舜以青州遼海，而分齊為營州；冀州南北太遠，分衛為并州，燕以北為幽州，新置三州，并舊為十二州也。”

分衛為并，《禹貢疏指》卷一八：“金氏《通鑑前編》曰九州之來舊矣，而冀為其北，自陶唐郡冀，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，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。及水土既平，人民加聚，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，醫無閭之地為幽州，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，是為十二州焉。考《詩》、《書》傳記所記，其後復為九州，蓋九州為正，而幽、并、營不過分統青。冀之故地，是以股之制分并為幽，合青為營，分梁以入於雍、荆；周之制合梁為雍，合徐為青，而并與幽、冀復三焉，略見《爾雅》，詳見《職方氏》所記。《職方》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，其川河、滹；并州其山鎮曰恒山，其川虒池、嘔夷。然則營州其山碣石，其川遼水與？謂按：虒池即衛水，嘔夷即恒水也。康成云分衛為并，殊不分明。《通典》指為衛水以北，而金氏因之，復舉恒山、虒池以證，尤確。若以為康成所封之衛，則并、冀當以衛漳為界，而冀城北盡於平陽，無是理也。”